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詩經注析

中册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詩經注析

中册

程俊英
蔣見元 著

中華書局

陳風

陳風共十篇，可能多是東周以後的作品。其中有年代可考者僅株林一篇。據左傳魯宣公九年和十年的記載，知詩中的夏南是夏姬的兒子。夏姬是陳國大夫夏御叔的妻子，生子夏徵舒，字南。陳靈公因夏姬貌美而同她私通，結果被夏南殺死，所以詩人譏刺這個荒淫的君主。宣公十年是公元前五九九年，當春秋中葉。

陳地在今河南省淮陽、柘城及安徽省亳縣一帶，土地廣平，無名山大川。陳風多半是關於戀愛婚姻的詩，這和該地人民崇信巫鬼的風俗有密切關係。漢書地理志說：「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，是爲胡公，妻以元女大姬。婦人尊貴，好祭祀，用史巫，故其俗巫鬼。」陳詩曰：「坎其擊鼓，宛丘之下。亡冬亡夏，值其鷺羽。」又曰：「東門之枌，宛丘之栩。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。」此其風也。」崔述讀風偶識：「今陳風首二篇（指宛丘、東門之枌）即以奢蕩爲事，則其政事可知已矣。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樂者矣——還之言夸矣，然不過好田獵耳；山有樞言及時行樂矣，然不過酒食衣服以自適耳——未有若陳俗之專以遊蕩爲事者也。」以上二說，均可說明陳地的詩風。

宛丘

【題解】

這首詩寫一個以巫爲職業的舞女。說文：「巫，祝也。女能事無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」詩中的「子」就是這樣一個巫女。鄭玄詩譜云：「大姬無子，好巫覡禱祈，鬼神歌舞之樂，民俗化而爲之。」說明陳國民間風俗愛好跳舞，巫風盛行，所以她不論天冷天熱都在街上爲人們祝禱跳舞。巫舞的形式是羽舞，亦稱翳舞、翌舞。用鳥羽製成傘形的翳（亦名翻），拿在手裏，舞時蓋在頭上，像鳥一般。同時敲擊鼓或瓦盆來打拍子，以調節舞步。毛序：「宛丘，刺幽公也。淫荒昏亂，游蕩無度焉。」朱熹詩序辨說：「幽公但以諛惡，故得游蕩無度之詩，未敢信也。」由此他解釋爲「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，故叙其事以刺之」。他的意見顯然比毛序的隨意牽合要慎重一些。

此詩三章，首章感情奔放，無論說詩者認爲是譏刺還是愛慕，「洵有情兮，而無望兮」兩句是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情感，略無微言婉曲之意。而二三章却全用白描手法，不著一情語。似乎詩人頓時收斂了奔流的感情，反過來用冷靜的眼光觀察起這個巫女來。宋書謝靈運傳論：「欲使宮羽相變，低昂互節，若前有浮聲，則後須切響。」此詩首章可謂曼聲長咏，而二三章一變爲切響低徊，抑揚頓挫，將感情的起伏表達得很盡致。如果配上詩經原來的樂調，詩聲相彰，一定更加動聽吧！

子之湯兮，宛丘之上兮。洵有情兮，而無望兮！

子，指跳舞的巫女。湯，音義同蕩，楚辭離騷注引詩正作蕩。形容舞姿搖動的樣子。呂覽

音初「感於心則蕩乎音」，高誘註：「蕩，動也。」

宛丘，陳國丘名。在陳國都城（今河南淮陽縣）東南。陳奂傳疏：「陳有宛丘，猶之鄭有洧淵，皆是國人遊觀之所。」

洵，信、確實。

無望，沒有希望。按這二句的大意，歷來認為是諷刺那個「子」有淫荒之情，却無威儀可瞻望。而余冠英先生詩經選解釋為「詩人自謂對彼女有情而不敢抱任何希望」。二說均可通，以余說為勝。馬瑞辰解為「望祀」，恐非是。

韻讀：陽部——湯、上、望。

坎其擊鼓，宛丘之下。無冬無夏，值其鷺羽。

坎其，即坎坎。擊鼓聲和擊缶聲。

值，通植，手持。毛傳：「值，持也。」又可以作「插」或「戴」解。顏師古漢書注：「值，立也。」

鷺羽，用鷺鷥鳥羽毛製成扇形或傘形的舞具。舞者有時拿在手中，有時插在頭上。

韻讀：魚部——鼓、下（音戶上聲）、夏（音戶上聲）、羽。

坎其擊缶，宛丘之道。無冬無夏，值其鷺翻。

缶（fǒu 否），瓦盆。用作打拍的樂器。朱熹詩集傳：「缶，瓦器，可以擊樂。」

翻（dào 道），即鷺羽。見君子揚揚注。

韻讀：幽部——缶、道（徒叟反）、翻（徒叟反）。

東門之粉

【題解】

這是一首描寫男女相愛、聚會歌舞的情歌。朱熹詩集傳：「此男女聚會歌舞，而賦其事以相樂也。」切合詩意。詩人愛慕子仲家的姑娘。這是一位紡麻的女子，因為愛好歌舞，甚至放棄了紡麻的日常工作，同情人一起到熱鬧的城市去跳舞。他們由於屢次相會而互相愛慕，最後，詩人用「視爾如菽」的贈語表示熱戀，姑娘也以贈花椒表結恩情。詩不但表現了青年的愛情生活，也反映了陳國男女聚會、歌舞相樂，巫風盛行的特殊風俗。

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云：「夫情動而言形，理發而文見，蓋沿隱以至顯，因內而符外者也。」他認為表現在外的文辭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，而作者的文化教養和環境影響，又陶染了其作品的風格。他將作品的風格分爲八體，即典雅、遠奧、精約、顯附、繁縟、壯麗、新奇、輕靡。東門之粉這首

詩，是可以歸入輕靡一類的。三章所寫，俱是輕歌曼舞，男歡女樂的場面。「市也婆婆」、「越以勸邁」等句子，又給人一種輕浮的感覺。借助劉勰「情性所鑠，陶染所凝」，「各師成心，其異如面」的觀點，我們透過詩句可以看到陳國民風浮蕩的一面。孔子說「詩可以觀」，恐怕也是這個道理。

東門之枌，宛丘之栩。子仲之子，婆婆其下。

東門，陳國的城門，地近宛丘。枌，白榆樹。

栩（xǔ，許），柞樹。這二句敘述東門、宛丘一帶樹木繁茂，宜於遊人休息、相會。

子仲，當時的一個姓氏。子，女兒。王先謙集疏：「黃山云：詩「婆婆其下」與「市也婆婆」即是一人。下章言「不績其麻」，則「子仲之子」亦猶「齊侯之子」、「蹶父之子」，明是女子子。」

婆婆，婆本作嬰。跳舞盤旋搖擺的樣子。

韻讀：魚部——栩、下（音戶上聲）。

穀旦于差，南方之原。不績其麻，市也婆婆。

穀，善。穀旦，吉日，好日子。于，語助詞，無義。差（chāi，釵），選擇。鄭箋：「差，

擇也。」

原，高而平坦之地。這二句意為，選一個好日子，同到南邊的平原上去歡聚。

績，紡。

市，街市。朱熹詩集傳：「既差擇善且以會于南方之原，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。」

韻讀：歌、元部借韻——差（音磋）、原、麻（音摩）、娑。

穀旦于逝，越以覯邁。視爾如苾，貽我握椒。

逝，往。這句意爲，趁好日子前往歡聚。

越以，發語詞。陳奐傳疏：「越讀同粵。爾雅：「粵，于也。」采蘋、采蘋、擊鼓皆云「于以」，此云「越以」，皆合二字爲發語之詞。」覯（NONO宗），數，屢次。邁，往，去。毛傳：「覯，數（shu，碩）。邁，行也。」這句意爲，屢次去聚會處遊玩。

苾（pīo，橋），植物名，亦名錦葵。花紫紅色或白色，帶深紫色條紋。這句是作者對女子表示愛慕，說「你美得像一朵錦葵花」。

貽，贈送。握椒，一把花椒。這是女子對情人表示恩情的贈物。屈原離騷：「巫咸將夕降兮，懷椒糈而要之。」王逸注：「椒，香物，所以降神。」據此，這位子仲家的姑娘可能兼作巫女。她跳舞時帶着花椒降神，順便就用這當作贈送情人的禮物。

韻讀：祭部——逝（時例反，入聲）、邁（音蔑）。幽部——苾（音求）、椒（音啾）。

衡門

【題解】

這是一首沒落貴族以安於貧賤自慰的詩。毛序：「衡門，誘僖公也。願而無立志，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。」朱熹詩序辨說反駁說：「僖者，小心畏忌之名，故以爲願無立志，而配以此詩。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。」方玉潤詩經原始反駁說：「僖公，君臨萬民者也。縱願而無立志，誘之以夫焉而進於道也可，奈何以無求世之志勸之？豈非所誘反其所望乎？」朱、方已將毛序的錯誤分析得很透徹，無需詞費了。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：「這首詩也是一位餓飯的破落貴族作的。他食魚本來有吃河魴河鯉的資格，……但是貧窮了，吃不起了。他娶妻本來有娶齊姜、宋子的資格，但是貧窮了，娶不起了。娶不起，吃不起，偏偏要說兩句漂亮話，這正是破落貴族的根性。」他從社會發展的角度分析詩的主題，非常精辟。

這首詩同衡風考槃一樣，是所謂「隱逸詩」。但兩者的風格又有所不同。考槃詩人自道其樂，清新脫俗；比之陶淵明的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差可彷彿。衡門詩人降格求次，稱心易足；比之陶淵明的「谷風轉淒薄，春醪解飢飢。弱女雖非男，慰情聊勝無」，亦稱同調。不過五柳先生從正面着筆，給人澹泊敦厚之感；衡門詩人則以設問成章，在知足長樂的口氣

中，總難免透露出一絲酸意。詩序說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」豈虛言哉！

衡門之下，可以棲遲。泌之洋洋，可以樂飢。

衡門，毛傳：「橫木爲門，言淺陋也。」衡是橫的假借。王引之經義述聞：「門之爲象，縱而不

橫。……竊疑衡門、墓門亦是城門之名。」亦通。

棲遲，豐韻，又作西遲，栖遲，棲遲，遊逛休息之意。按西的本義爲「鳥在巢上，象形」。引申爲西方之西，棲爲西之或體。說文：「日在西方而鳥棲，故因以爲東西方之西。」故漢嚴發碑曰：「西遲衡門。」栖爲棲之異體，漢蔡邕焦君讚作：「栖遲偃息。」王先謙集疏：「此賢人棲遲泌丘之上，居室不蔽風雨，橫木爲門，若漢申屠蟠之因樹爲屋，簞食瓢飲，不改其樂，自道如此。」

泌(ㄇㄧˋ必)，本義是泉水疾流之貌。泉水傳：「泉水始出，沓然流也。」後來作爲陳國泌邱地方的泉水名。洋洋，泉水盛大貌。

樂飢，魯韓詩樂作療。鄭箋：「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。」療、療同字。說文：「療，治也。或作療。」療飢即充飢的意思。按毛傳訓樂飢爲「樂道忘飢」。孔疏申鄭箋，謂：「飢久則爲渴，得水則亦小療。」黃焯先生詩疏平議宗毛，認爲「非惟水不可以療飢，即詩意本無謂賢者飲之之事也」。

因斥孔疏爲「強申其義」。錢鍾書先生管錐編則引宋書江湛傳：「家甚貧約。……牛餓，馭人求草，湛良久曰：『可與飲！』」以爲頗類衡門詩意，而贊孔疏爲「平實近人」。黃先生從經學角度治詩，不忘詩經「美化移風俗」的作用。錢先生以文學尺度談詩，着眼於人情物理，詩意深淺。我們今天把詩經作爲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來欣賞，自然應持文學的眼光，就詩論詩。這是怎樣讀詩經的一個重要方法，在此略加闡述。

韻讀：脂部——遲、飢。

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魴？豈其取妻，必齊之姜？

魴，即鰱魚。當時人認爲它和鯉魚是最上等的魚。埤雅：「里語曰：洛鯉伊魴，貴於牛羊。」

取，古「娶」字。

姜，齊國貴族的姓。齊姜，齊國姓姜的貴族女子，這裏是代稱。下章「宋子」同。

韻讀：陽部——魴、姜。

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鯉？豈其取妻，必宋之子？

子，宋國貴族的姓。這二章是詩人用食魚不必選擇魴鯉，比娶妻不必選擇貴族。是聊以自

慰的話。

韻讀：之部——鯉、子。

東門之池

【題解】

這是一首男女相會的情歌。作者是男的，他所追求的可能是一位在東門外護城河中浸麻織布的女子。毛序：「東門之池，刺時也。疾其君子淫昏，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。」崔述讀風偶識駁曰：「漚麻漚苧，絕不見有淫昏之意。即使君果淫昏，亦當思得賢臣以匡正之，何至望之女子？」他正確地指出了毛序窒礙不通的地方。朱熹詩序辨說解此詩爲「淫奔之詩」，當然是出於衛道者的陳腐。但他在詩集傳中定此詩爲「男女會遇之詞」，則是頗實事求是的。

關於此詩的藝術特點，吳闔生說：「愈淡愈妙。」方玉潤說：「辭意淺率，終非佳構。」這首詩三章一意，寫得很平淡，這是很明顯的。但這樣的平淡到底好不好呢？劉衍文、劉永翔文學的藝術認爲：「淡有淡的美，淡有淡的情趣；但淡而仍須有妝，淡而無妝，就淺露、枯瘠，變成淡而無味了……總之，濃淡之筆，總在「相宜」二字，相宜的話，淡固可，濃亦可，濃淡配合調勻亦未始不可；不相宜的話，濃固不可，淡亦何嘗就可，濃淡配合不勻更其不可。」他們的意見，是對重淡輕濃的傳統美學觀點的修正，但却是極爲公允的修正。就這首詩而論，便是淡得不相宜，淡得沒有餘味，經不得咀嚼。風詩多半是樸質平淡的，但淡得工致，淡得雋永的詩不在少數。兩相比較，自可得其高下。所謂「愈淡愈妙」，實在是誤人不淺的偏見。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麻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歌。

池，毛傳：「池，城池也。」馬瑞辰通釋：「古者有城必有池，孟子「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」是也。池皆設于城外，所以護城。」

漚，浸泡。說文：「漚，久漬也。」這二句是詩人以他們相聚之地和所見之物起興。

淑姬，據陳奐傳疏考訂，淑字是叔字之誤。叔，排行第三。姬，姓。「彼美淑姬」，猶有女同車稱「彼美孟姜」。孔疏：「美女而謂之姬者，以黃帝姓姬，炎帝姓姜，二姓之後，子孫昌盛。其家之美女者尤多，遂以姬、姜爲婦人之美稱。」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：「雖有姬、姜，無異憔悴」，是以姬、姜爲婦人之美稱也。「聞一多風詩類鈔申之云：「姬姜二姓是當時最上層的貴族，二姓的女子必最美麗而華貴，所以時人稱美女爲叔姬、孟姜。」可見此詩的「叔姬」是美女的代稱，不是詩人所追求的女子的真名，好像後世稱美女爲「西子」一樣。

晤，相對。毛傳：「晤，遇也。」孔疏：「傳以晤爲遇，亦爲對偶之義。」按晤是還的假借字。說文：「還，相遇驚也。」晤歌，即對唱。

韻讀：歌部——池（音沱）、麻（音摩）、歌。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紵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語。

紵（紵住），又名苧麻，其纖維採製爲麻，精者可以織爲夏布，在我國種植極廣。

晤語，對話，相對討論。大雅公劉：「于時言言，于時語語。」毛傳：「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」這裏的「語」即指「論難」而言。

韻讀：魚部——紆、語。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菅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。

菅(三〇三肩)，蘆荻一類的草。其莖浸漬剥取後可以搓繩，用來編草鞋。

晤言，這裏的「言」指「直言」而言，談天的意思。

韻讀：元部——菅、言。

東門之楊

【題解】

這是寫男女約會久候不至的詩。毛序：「東門之楊，刺時也。昏姻失時，男女多違。親迎，女猶有不至者也。」士昏禮有「壻親迎，俟于門外。從車二乘，執燭前馬」的記載，恐即毛序所本。但詩中看不出爽約的是男子還是女子，何以見得一定是親迎而女不至呢？朱熹對毛序略加改造地說：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，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。」這樣解釋就比較圓通了。也有人認為這是朋友之間負約不至，「不必為男女期會」。所論當然也不能說錯，不過我們看歐陽修的生查子：

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」

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

人，淚濕春衫袖。」詞中亦無一字涉及男女，但又有誰解釋爲朋友爽約，又有誰懷疑這寫的不是男女戀情呢？東門之楊所表現的情調雖不及生查子那樣明顯，但還是能够體會得出的。解釋爲男女約會而久候不至，並不至離題太遠。

此詩以寫景爲主，前二句寫所約之地，後二句寫所約之時，藉景物烘托感情，表現出一種焦急不安的心理。啟明星閃爍着，長夜將盡，可是約好黃昏來的情人却連影兒都不見。「明星煌煌」、「明星晢晢」二句，正是很自然地映襯出這種感情。杜甫醉時歌：「清夜沉沉動春酌，燈前細雨檐花落。但覺高歌有鬼神，焉知餓死填溝壑。」後人評爲「清夜以下，神來氣來」。「神」和「氣」主要便是來自這種高超的映襯的描寫，特別是「燈前細雨檐花落」這一句話的妙語傳神，使人既生沉郁悲憤之情，又起縱蕩淋漓之感（見劉衍文、劉永翔文學的藝術）。東門之楊當然不能同杜甫詩相比，但其對景物的映襯寫法則有相同之處。

東門之楊，其葉泂泂。昏以爲期，明星煌煌。

泂泂（ZONG 麟），枝葉茂盛貌。齊詩作將將，泂是將的假借字。爾雅：「將，大也。」大、盛義近，所以毛傳說：「泂泂然盛貌。」

昏，黃昏。期，約會。說文：「期，會也。」段玉裁注：「會者，合也。期者，要約之意，所以爲

會合也。」

明星，指啟明星。天快亮時出現於東方天空。煌煌，亦作皇皇，明亮貌。

韻讀：陽部——楊、牂、煌。

東門之楊，其葉肺肺。昏以爲期，明星皙皙。

肺肺（ㄌㄨㄟˋ配），枝葉茂盛貌。按肺是市的假借字。說文：「市，艸木盛市市然。讀若輩。」詩

經中還有小雅的漭漭、大雅的旆旆，都是市的假借字。

皙皙（ㄒㄧˊ哲），毛傳：「皙皙猶煌煌也。」說文：「皙，昭皙，明也。」段玉裁注：「昭、皙皆从日，本謂日之光。引申之爲人之明皙。」此處還是用本義，不過借指星光。

韻讀：祭部——肺（丕吠反）、皙（音折去聲）。

墓 門

【題解】

這是一首諷刺不良統治者的詩。毛序：「墓門，刺陳佗也。陳佗無良師傅，以至於不義，惡加於萬民焉。」據左傳桓公五年記載，陳桓公生病時，陳佗殺太子免。桓公死後，他自立爲君，陳國大亂，國人離散。後來蔡國出兵殺死陳佗，總算把亂子平息下來。這便是詩的背景。但毛序也還有

不正確的地方。蘇轍詩集傳：「桓公之世，陳人知佗之不臣矣，而桓公不去，以及於亂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，以爲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，故以墓門刺焉。」方玉潤由此得出結論：「詩非刺佗無良師傅，乃刺桓公不能去佗耳。」這樣解釋就比毛序更符合詩意了。劉向列女傳、王逸楚辭注都記載了春秋時陳國人民引用這首詩的事實，可見它在當時民間頗爲流行。

詩經中的興法，還兼起比喻襯托的作用。此詩以荆棘惡木和鴉鳥惡禽起興，但又很明顯地用來比喻「夫也不良」的那個「夫」。荆棘應該斫去，鴉鳥必須警惕，詩人以此來諷刺無行的陳佗，含蓄而不晦澀，使人了然於心。陳奐傳疏說：「比者，比方于物，蓋言興而比已寓焉矣。」就是說明這種興兼比的手法。

墓門有棘，斧以斯之。夫也不良，國人知之。知而不已，誰昔然矣？

墓門，毛傳：「墓門，墓道之門。」朱熹闡發道：「墓門凶僻之地，多生荆棘。」馬瑞辰通釋：「天問注曰：『晉大夫解居父聘吳，過陳之墓門。』墓門，蓋陳之城門。」也可通。棘，酸棗樹，有刺。

斯，劈斫。毛傳：「斯，析也。」

夫，那個人。即指陳佗。

不已，不制止，不糾正。陳奐傳疏：「已，止也。國人皆知之，知之而不能救止也。」